

朱子大全集

第一函
第八冊

野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

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旣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崔崔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况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濫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

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
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
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
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
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佑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
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
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
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
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勅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
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
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
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
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
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
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
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
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
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
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
而近制唯進納瘡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
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吏亦
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

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徂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徃徃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卽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卽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赶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卽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析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卽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卽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爲太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

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美矣而一時乃有儉倭培克之人輒爲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旣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爲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

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本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計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監司州縣者欲

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竝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卽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

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

不容非不欲望天下之譏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

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采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訥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可以固有邦之本卽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

聖仁明蒞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揆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旣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
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
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
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
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
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
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
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
竊願陛下卽今日之治效溯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
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
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

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
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
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
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
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
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
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
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
矣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
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惟陛下深畱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

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徕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妄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不勝恐懼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